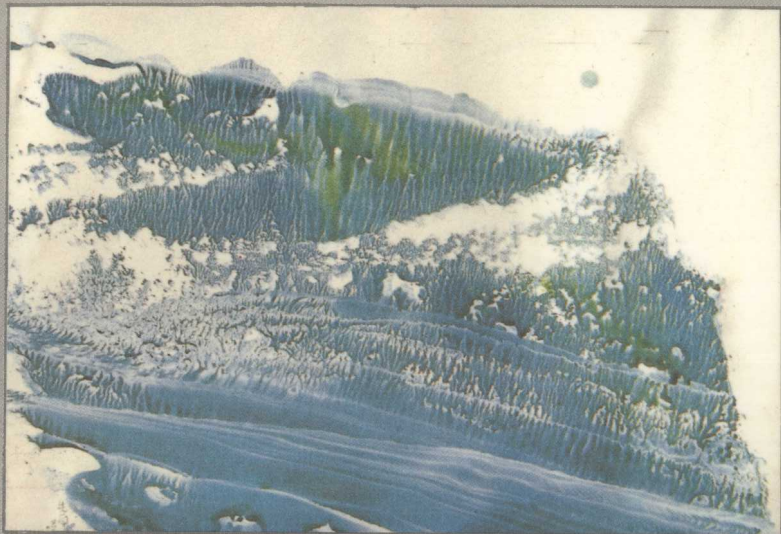


YE WEILIANSIXUAN

YE WEILIANSIXUAN

YE WEILIANSIXUAN



叶维廉诗选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策划/杨匡汉主编

台湾诗歌名家丛书

叶维廉诗

卷一

(京)新登字 191 号

书名	叶维廉诗选
作者	叶维廉 著 杨匡汉 编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375 印张 150 000 字
版次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199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0437-0/I·42
定价	6.60 元

旅雁上云归紫塞

——序《叶维廉诗选》

杨匡汉

记得有人说过：“要了解诗人，最好到诗人的故乡去。”广东省中山县有个小小的村落，这里依山傍岭，面海临洋。当年崛起于台湾文坛、于今旅美的诗人兼学者叶维廉，1937年出生在这块为无数生存的信念与悖论造成的沉重和抑郁所笼罩的土地上。童年是在炮火的碎片和饥饿中煎熬着悠长的白昼，在打鱼和砍柴中仰望孤独的蓝天。母亲要依着星光冒着炮火也戒备着野林深处强盗的袭击，去翻山越岭为农妇接生；而瘫痪卧床的父亲，则以抗日的故事和历代兴亡的传奇填充着他的漫漫长夜，自然也组合起他那宁可承受苦难也要奔赴的幼小的心灵空间。

人类的归宿往往是在路上，而不在表层是宁静的海湾。诚如杜甫诗云“大哉乾坤内，吾道常悠悠”，在乱世时分，叶维廉从故乡出发，踏上生存与苦难的旅程。在香港，他目睹“假中国人专整真中国人”的种种景象，“不敢计算将要来到哪一个分站”；到了台湾地区，尽管有一种再生的家园气息在心中缓缓滋长，却由于空间的切断而“充满着游离不定的情绪和刀搅的焦虑”（《三十年诗：回顾与感想》）。他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和台

湾师大英语研究所度过七年寒窗，于“现在”与“未来”之间彷徨，也曾以隐居的方式抒写个人情怀。怀着游离母体的废然绝望，为了寻觅也为了生计，他负笈异邦，赴美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加州大学至今。

守住学院的幽适意味着生活的停滞，这不符合叶维廉进取和追求的品行。他喜欢淡泊自守，在安定与清静中沉思默想、进入学域——这自然是作为学者必要的性情和功夫；可他同时更是一位诗人，向往着流动——流动的色彩、乐声、画面、情景、语言、人脸，并在艺术与美的演出活动中投下了躁动不安的诗心。他时而过于吝嗇自己的感情，时而又不得不放纵自己的激情。正是在这一“放”一“敛”之间，他以学者的心灵去写诗，又以诗人的心态做学问，于欹斜槎牙中彰显谨严，于抽象之理中蕴含饱满而不泛滥之情。这样，集近四十年独立特行的勤奋劳作，叶维廉既有《赋格》、《愁渡》、《醒之边缘》、《野花的故事》、《花开的声音》、《松鸟的传说》、《春驰》、《惊驰》、《三十年诗》、《留不住的航渡》等多部诗册问世，亦有《秩序的生长》、《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饮之太和》、《比较诗学》、《与当代艺术家的对话》和《中国诗学》等著述踵事增华。他的诗有着可贵的呈露具体经验的思维质。他在比较诗学研究方面筚路蓝缕，卓有建树，对台湾诗潮有切实的推动。然而，人生忽忽忧患里，情景过眼皆须臾。他深知已有的成就不过是消逝的环节，因为认定要“不作自我的重复，要不断地超越自己”，把诗魂和学魂系在不断寻觅的路上：

永久的幸福是永久的追迹，
依着痛苦的翅翼……

——《追寻》

创造与进取的快乐由痛苦作陪伴和象征，这是人生和艺术中一种真实的自由，真实的幸福。叶维廉的诗歌之翼因此而逐渐坚强起来，在一个更广阔的审美天宇间翱翔。

对于不同的诗人来说，其创造与进取，总是努力寻求那种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声音和易于辨认的异采殊风。但同时，一个诗人常常因为生命历程和情感体验的特殊性，而有若干基本母题(Motif)，游动如岚地弥漫于心灵与世界的调适、个体人生与族类命运的关联之中。叶维廉曾作如此告白：“身在外国，心在家园。我关心的是家园的进展、变化。所以在外国时写的诗，题材表面变化很大，而且也换了许多语言的策略去表现，但有一天回头一看，背后的母题竟然逃不开两种：怀乡与放逐。”(《推移的痕迹》)需要补充的是，不独身在外国，而且在居留台北时期，也都有同一母题在心中回响。故国山河梦里寻，所谓梦，实实在在是悲切的投影。诗人时空交集点发生的迁移——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这不能不使自我从特定的空间游离，也不能不呈显围绕着思乡情怀、时空错失、精神放逐的迷惘。

诗之所以为诗，并非仅仅专注于格律与声韵，而往往是从一种情思定向出发，让浓重的诗意气氛笼罩情境，把不同层面的意象和经验焊接起来，达至感性与知性的应和互渗。从“气氛的把握”的视角，叶维廉的诗作中无疑有怀乡的低回开径自行，有放逐的情调养空而游。在《十四行》中，他感喟：“生命中的星辰/将再一次在眼前展开/而那昔日眩感的梦/和未来的理想时代/都从天空进入坟墓”，那是时间之伤和空间之隔造成的人生哀怀。在《城望》中，他长叹：“窗外的枯枝/为风吹动时偶然相遇/仅仅一下轻的磨擦/便完结两者日夕渴望的交谈”，那是难以分清坐卧之地而发自内心的疾痛惨怛。在《塞上》中，他

吟哦：“假如现在点起一些狼粪烟/假如还有人认知这久违了的讯号/她追忆 期待 追忆 期待/江南 塞外 西湖 瀚海/来复着来复着/而雷在地下，泽不升天”，那是寻根者知性反省的诚笃潜虑。在《嫦娥》中，他企盼：“摘下一茎花枝，接种在我的体内，给我郁结的根，结结实实的抓着泥土的芳香”，并“持着花树降下，让那溢满市声的簌簌的风，吹去千年万年堆积得厚重如睡眠的空虚”，那是彼岸回归此岸、超越与尘世之间轮回的诗魂缱绻。在《爱的行程》中，他忧伤：“多少次，他把耳朵倾向河面，想凝听一点点有关他自己身世的信息；他的过去，就如同那清晨远水上的雾，还没有到中年，他竟然像走在黑森林中的但丁，迷惑而不知前路”，那是在探究放逐的历史成因时的浓愁斛怨。即使是以台湾风情为题的《永乐町变奏》，诗人哀叹“一切的风浪都给河口堵住了”的隔绝，也心驰万里：“九曲肠里/矮屋挤压着矮屋/向黑色的南/向黑色的北/破裂的门楣上/仿佛是杜先生的诗句/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那也是把曩若烟波的孤漠化为怀乡的温暖。尽管叶维廉作品里布满由伤痛和错失酿成的悲凉之雾，尽管精神的和人文的放逐已属浸透血脉且成为后天给定的事实，但诗人仍能坚执地站在漂流与归返之间，在理解现实的经验时不弃对超越的世界的追寻，让一种炽烈的心智粲然开放。于是，我们看到了他在书写怀乡和放逐时悄悄变更沉痛的情调，传送出对于博大文明的祈祷祝福：

大地满载着浮沉的回忆
我们是世界最大的典籍
我们是亘广原野的子孙
我们是高峻山岳的巨灵……
大火烧炙着过去的澄明的日子

荫道融和着过去的澄明的日子
我们对盆景而饮，折苇成笛
吹一节逃亡之歌

——《赋格》

这样，叶维廉的诗作虽然涉及了许多具体的事关个人的情境，但它们往往脱离诗人本身也跳出一般所指，而上升为对自然——生存——文化——意象世界的动态把握。在不少诗里，他的歌吟、盘诘、隐情和述析，并不停留于单向度的情感抒发，而是谋求时空与经验、生命与思想、言语与诗人之间相互的能动选择和重新发现。他并非仅仅满足于真情实感，而是以对复杂经验的体认与识见，以对文体的自觉和词语的历险，作为有力的支撑。于是，怀乡与放逐就越过字面的含义，而成为一种象征，一个启示，一声召唤，吸引诗人又一再荡开，神凝酣辣而涩挺逸朗，最终将他的作品与那些直捷轻薄的“怀乡诗”、“放逐诗”区别开来。

放逐和漂流并非本性或智性的迷失，相反，当诗人在“井”与“背井”之间的地带彷徨，当诗人履道坎坎而生疑窦、行于杳冥而求施报时，他应该在一个更深的层次思考命运，承担人生的苦难。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易综悟叶维廉所写的诸如《赋格》、《降临》、《公开的石榴》、《愁渡》、《松鸟的传说》等一批比较难懂的诗。

这些诗如叶维廉自述，是“我的心理现实最复杂的时期”创作的，贯彻的是一种寻觅与追索、飘泊愁结与超越放逐的主题。《赋格》以冬天为背景展开萧萧风思，那北风“带来边城的故事”乃是长久战乱的感伤，为国而忧嘎然“摇窗而至”。诗人离乡背井，在“呵气无常”的现实世界中，更加感受着文化放

逐、与传统疏离、价值观念崩溃的痛楚，于是有“月将升，日将没”的失落感，有“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的围闭感，有“游过千花万树，远水近湾，就可以了解世界么？”的疑惑，也有“从突降的瀑布追寻山石之赋”的遁逸。诗从哲学的焦虑起始，经由多重旋律列柱式呈现的艺术结构，以不是指向答案的人生旅程作结，“搔首延伫”成了一代人无法逃脱的命运。《降临》所面对的是和《赋格》同样混乱而难以把握的现实世界，因之而有寻找艺术世界与之抗衡的争取。在这首诗里，你难以触摸现象世界的具体指涉，却可以感受降临、出航、囚禁、展望、节庆、寻索等等的氛围、声势、姿态与情境，也仍然有思绪的律动回荡其间：“欲望之鹰盘索大地的掌纹”，“所有的牵挂向着那持久的蓝天”，诗人欲将人们的哭泣变易成其亮若天、其气如兰的传说之色泽，既包容现实苦难又走向幻美境地。切莫以为《公开的石榴》是纯粹的颂歌，诗中“被弃的瓷皿和家禽”暗示着对现实的唾弃，“眉睫从井中射出光”展现着内心的饥谨，“轮胎的风箱紧紧的抽逼”隐喻着生命的艰辛，“郁雷一般呆倚着的九月的孕妇”指证着无奈的悲哀……正是在人世沧桑的背景下，“石榴”作为飞腾的象征，“在营营的相争为上的火焰中”层层公开，以血和火为代价，才带给人们“生之欢愉”。《愁渡》虽然标明写给自己的小儿子，但在一个广阔的时空展开了远渡的愁思，将远航、放逐、错位、断层、追寻浑成一体。全诗五曲，以一个母亲和她的棠儿为中心，穷尽离乱，写足漂流，把哀伤转化为对祖国的殷殷期待。“散发为旗，赤身而歌”，明指流亡的人们飘泊失根，一无所有；“圆旋为点，你我同眠”，暗喻“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飘转无定却又相怜相亲。然而即使是强移栖息一枝安、天亮鸟鸣复流浪，那也要让“松涛看护着妻子/青鸟殷勤着母亲/听：山根好一片雨/涧底飞百重云”，无根的一

代自有超越放逐的渴欲。《松鸟的传说》恰似一则寓言，起首即是肃穆悲怆的气氛：万物飘忽无定，千山随着流烟的长发缓缓消失。此时此刻——

一只冻寂的鸟
一棵凝结的松
万壑沉寂
鸟鸣裹在冰雪的春心里
松涛伏在记忆的果核中

这使此诗高蹈着某种近乎天意的述说。空寂的冰原沉稳得足以囊括一切死亡，凝固的松涛庄重得足以承载历史伤痛，冻鸟的羽翼悲慨得足以颤震全部生命。诗中插入鸟群飞聚在烟突上自焚的新闻，诗人更倾心于松鸟与生命（天地万物之灵）的相互塑造，从而改变了冻寂之鸟的自身精神结构，为冻鸟重新命名，让它抖擞羽毛，“背着春天飞跃/提着青松浮升”，在生命过程的展开中充任圣职。这依然是宿命与使命、放逐与历险、惶惑与欣悦之间的拉拔争战，诗将灵异的隐情托松鸟的羽翼递送，寓言不啻是诗人充满内省的心智话语。

这些作品显然属于内省的诗。它们曾被持有固定砝码的论者列为“不可取”的“现代派”而不屑一顾。其实，对于文学与诗歌中的内省倾向，应作历史的、具体的、艺术的分析。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对话时谈到：“所谓内省，可以认为是出于如下两个目的之一。其一是避免和其他人或宇宙相接触，完全闭锁于个人的内向。其二是在精神的意识之下的深层中探求和终极的精神之存在的相互接触。”（《展望二十一世纪》）若是以前者为目的而写作，必然导致脱离现实、逃避生活，陷入孤立的自我，

因而也是艺术的否定主义。叶维廉在创作上述篇章时明言“离开日常生活的观看方法”，指的是超脱平常的意识形态，撤离一般的时空观念，求取切合真实的经验，进至出神入化的心态，通过诗去创造一个美学的世界。这该是无可厚非的。况且，就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坛的实际而言，由于和大陆母体文化的切断而造成心理上的游离状态，精神的放逐和认同的危机，自然会驱使文学与诗歌趋于内省的方向；由于流行的“战斗文艺”、“反共八股”虚张声势，作假不真，破坏语言的艺术性，这就刺激了作家的良知，故而有进入内心世界、忠于真切感受、经营纯诗语言的谋求，以与官方崇尚的文学现实相抗争；由于以“内省”对付残酷命运，诗人在现时与未来之间冥思游疑，复杂动荡的心理现实，必然要打破“近传统”中线性的、纵时式的宣叙模式，而发出以心灵感应现实、以主体汇通文化声音的多重回响。这样，外在的拂逆——内心的挣扎——语象的凝聚和艺术的反讽，以此作为在特殊人文环境下一批知识者生命与经验统合推展的方式，现代主义在台湾文坛上的出现并非偶然。叶维廉作为探索者之一，他的诗作体现了历史和美学的踪迹，对我们不无认知的意义。

叶维廉是对西洋诗传统和中国诗传统兼具了解、知识渊博的学者型诗人。诗无国界。如何将中西诗学构成一种新的调和、汇通，是叶维廉多年来的着力之处。在《赋格》一诗里，整体交响式的架构接近西洋的表达方式，但不少意象的经营如“披发行歌”、“折苇成笛”、“江枫堤柳”、“千花万树”、“良朋幽邈”等等，却与中国诗歌传统密切关联，透露了互通声气的信息。他说：“自从我继续写下来以后，对中国传统更加进入以后，尤其当我讨论更多中国传统的诗的时候，我相信中国传统比西洋传统更适合我，所以我渐渐回到更多的中国传统。”

(《与叶维廉谈现代诗的传统和语言》)他始而更注重“以物观物”的视境，在《醒之边缘》《台湾农村驻足》《箫孔里的流泉》《鸟鸣与扇》《桂林山水十说》《折叠的早晨》等诗里，渐渐摆脱往日长句造成的挤压，以短句演出而使意象并置独立，以沉潜一隅而腾踔万象，以非直接指喻而留出一片空白，处身于境而视境于心，搜求于象而神会于物，力主虚空中传出动荡，神明里透出幽深，使诗作不致于那么负载沉重，而兴味澄复，呈示一颗更自由更充沛的深心。既缠绵悱恻又超旷空灵，使诗之抒情处于纯然倾出的状态，这就同中国古典诗境接通了气脉。

杜甫诗云：“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枫。”(《清明二首》)作为一个长期忍受着肉体与精神双重流放的诗人，叶维廉亦如旅雁上云左旋右转，阅尽冷雨疏花，依然有深深的文化乡愁，思归那一片青青的枫树林，艺术上投入那招魂的湛湛江水。不过，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浪子回头”，也不是某些论者所理解的“迷途的羔羊”重返南山下的东篱。他保持着开放的视野，维系着艺术的执拗：

把早晨打开
把空气纳入
我们从心中出发
爬向边缘
来制造
那永久失去的乡之愁

——《春日怀杜甫》

“回归传统”对于叶维廉来说，实际上是经历了一番现代寻求之后有容乃大、秘响旁通而体现出来的走向成熟的征兆。“西方

取向”是技术层面的，“中心”依然是作为中国血统的诗人对家国现实的关爱。叶维廉对中华民族有真挚的热爱，对“五四”遗绪有一定的知觉，与三四十年代有血缘关系，传统文化、地域、历史和中国古典诗歌，无不给他的新诗创作以潜在的影响。他“走向西方”而又“回归东方”，就有可能以开阔的目光面对诗歌遗产，并注入反思，也在溶解东西方诗艺的过程中贯之以现代意识的观照。他的“爬向边缘”，可以说，是在“横的移植”与“纵的继承”之间苦苦寻找超越和创新的生力，是在“古典”与“现代”的结合部谋求由此岸通达彼岸的临界的声音。

这种“边缘意识”，促使叶维廉不让自己拘囿于凝固的思维模式的投影之中，而着墨于“边缘地带”爆发诗意之光。自然，叶维廉注意到了艺术策略的运作。择其要者，我以为大致有如下路数：

摆脱逻辑思维的演绎性和分析性，用似是而非的无关联性的意象并列，造成整体的诗意氛围；

外在气象与内在气象的交溶，外象弧线与内象弧线的应合；

逃遁语言失真的痛苦，虚设一个个具体的“地址”或“故事”，作为象征，使理想生活和现实生活协调起来；

创制有秩序的诗境形态，去包容混沌的情思内涵；

以心灵感应的方式呈现瞬间的多重透视，放射出多层的暗示力；

使可解与不可解的事物相融会，激发读者用想象去参与领悟和填补诗之空间；

持续“无言独化”的尝试，在处理诗人与世界的关系时尽量让“自我”悠然、超脱又纯情地出现其中；

意象结构和音响结构相交叉，以打破单一的叙述性；

词语上“文”“白”杂陈，时又取熔古语，辞来切今，以引发现代诗的“古典回响”。

上述诗法，虽非均系叶维廉首创，但他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达到的综悟、自觉乃至坚执，使他无疑走上了“纯诗”之路。然而，他对历史上某些名家托意虚空、软媚纤靡的诗风作了明智的规避，即使是在那些外物和自我处于纯粹抒情状态的作品中，也仍然隐藏有内心的悬虑和人世的苦痛，难怪他欣赏并取法王维，却更倾心与怀恋杜甫。把美感的经验、灵心的慧意、瞬间的狂喜、诗意的传达和风格的独举熔铸一体，真正的“纯诗”将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之中得到确证。诗是自由的象征，其自然美意味着人与人的交流，其艺术美意味着灵台的和鸣。对于叶维廉来说，他写了近四十年的诗，迄今尚在诗与美的探索跋涉中。他的篇章并非十全十美，他的作品也不尽平衡。在若干篇什里，有理大于情的倾向，有趑趄成章的欠缺，亦有遁入文言而未至创化的遗憾。但作为“归紫塞”的“旅雁”，他孜孜矻矻于诗的纯粹性，努力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在汇合中西诗艺方面探寻通途，即使有某些并不很理想的成果，但这种诗精神，正是有志于诗创造的人们所需要的文化气魄和建设品格。请听叶维廉与诗界的对话：

断层与黄金的收成一齐自我腰间陷落 我是一尊升起的
独石柱牌依着你的指示……

——《降临》

诗歌自然植根于文化之中。经由停滞的或动乱的历史，也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的诗坛曾造成过“断层”。一旦我们唱起“苏醒之歌”，一旦有了融进炎黄子孙血液里的终极情怀，

必然要作文化面上深层的思索、挖掘、清理和重构，也必然会在诗垦地上合力耕耘并糅之光明涵容的新绿鲜穗，以洞彻之悟参加到塑造更高尚的民族灵魂的进程中来。我们将在一个新的世纪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我们也必定会有诗歌“黄金的收成”。

1992年8月初酷暑中

写于北京方庄桥

目 录

旅雁上云归紫塞——序《叶维廉诗选》	杨匡汉(1)
-------------------------	----------

第一辑 五十年代作品

一点预言	(1)
十四行(二首)	(3)
元旦	(5)
城望	(6)
塞上	(11)
致我的子孙们	(15)

第二辑 六十年代作品

赋格	(18)
夏之显现	(23)
逸	(26)
降临	(28)
仰望之歌	(34)
河想	(36)
花开的声音	(39)
公开的石榴	(41)
有文鸟鸣叫	(44)
游子意(五首)	(46)
暖暖的旅程	(50)

愁渡(给灼)	(53)
醒之边缘	
——For Roger Reynolds	
composer of the Thresholds	(60)
苏醒之歌	(66)
嫦娥	(69)

第三辑 七十年代作品

永乐町变奏(四首)	(71)
儿歌(五首)	(77)
野花的故事	(80)
箫孔里的流泉	(82)
未发酵的诗情	(84)
布袋镇的早晨	(87)
暖暖矿区的夕暮	(89)
古镇湖口	(91)
松鸟的传说三部曲	(92)
追逐	(107)
尼亚瓜拉瀑布	(109)
沛然运行	(112)
爱的行程	(115)

第四辑 八十年代作品

台湾农村驻足	(122)
追寻	(127)
临幸	(129)
出关入关有感	(131)